

On the Tragic Implications and Aesthetic Value of “Xu San Guai’s Blood Sale”

Muge Cha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999077, China

Abstract

Yu Hua narrates in a calm tone the story of ordinary worker Xu Sankou repeatedly selling his blood to cope with the hardships of life in “Xu Sankou Selling Blood”. This article holds that the tragedy of this novel does not stem from the downfall of traditional heroes, but rather from the struggle and resistance of individuals under the pressure of history and survival, forming a profound allegory about the exploitation and eventual exhaustion of “physical capital”.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mechanism and expression of the tragedy from four dimensions: the imagery of tears, fate and physical suffering, the metaphorical and ritualistic deconstruction of the act of selling blood, and the contrast of the beauty and ugliness of the characters’ personalities. Ultimately, it is pointed out that Yu Hua uses this to transcend the traditional tragic mode, in a narrative that juxtaposes absurdity and nobility, and questions the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of individual dignity, resilience, and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nation.

Keywords

“Xu San Guan’s Blood Sale”; Tragic Implications; Survival Struggles; Body Narratives; Aesthetic Value

论《许三观卖血记》中的悲剧意蕴与美学价值

常牧歌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香港，999077

摘要

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以冷静笔触叙述了普通工人许三观屡次卖血应对人生苦难的故事。本文认为，该小说的悲剧性并非来自传统英雄的陨落，而是源于个体在历史与生存压力下的挣扎与抵抗，构成一则关于“身体资本”被榨取直至失效的深刻寓言。本文从眼泪意象、命运与身体苦难、卖血行为的隐喻与仪式化解构以及人物性格的美丑对照四个维度，系统剖析其悲剧生成机制与表现方式，最终指出余华藉此超越传统悲剧模式，在荒诞与崇高并置的叙事中，叩问个体尊严、韧性、与民族集体记忆的哲学内涵。

关键词

《许三观卖血记》；悲剧意蕴；生存苦难；身体叙事；美学价值

1 引言

余华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其创作经历了从先锋实验到朴素写实的转型。《许三观卖血记》正是其转型后的成熟之作，小说以近乎白描的笔法，讲述了丝厂工人许三观为应对家庭一次次危机而先后十一次卖血的故事。这部作品自问世以来，便因其独特的叙事风格、深厚的人文关怀以及对历史苦难的深刻描绘而备受学界关注。

与《活着》中福贵接连遭受亲人离世的“毁灭性”悲剧不同，许三观的悲剧更是一种“消耗性”的悲剧。它不呈现为瞬间的、剧烈的崩塌，而是如同滴水穿石般，在日常的、重复的“卖血”行为中，缓慢地消耗着个体的生命本源。这种悲剧性更贴近普通人的生存本相，因而也更具普遍意义和

震撼力。当前学界对《许三观卖血记》的研究已颇为丰富，或聚焦其民间叙事风格（如王达敏，2000），或探讨其历史反思意识（如张清华，2001），或分析其重复叙事结构（如洪治纲，2000）。然而，系统性地剖析其悲剧意蕴的生成层次，尤其是从“身体哲学”与“悲剧美学”相结合的角度进行阐释的研究，尚有深化的空间。

本文旨在立足文本细读，综合运用悲剧理论、人物形象分析及文化研究等方法，深入挖掘《许三观卖血记》中悲剧意蕴的多重面向。论文将论证，许三观的悲剧不仅是个体在时代夹缝中求生存的苦难史，更是一曲关于身体、生命与尊严的复杂咏叹调。余华通过许三观这一人物，成功地“将悲剧的根源植入最平常、最普遍的生活形态之中”^[1]，从而实现了传统悲剧模式的超越与革新，赋予了中国当代文学悲剧书写新的美学维度。

【作者简介】常牧歌（2002-），女，中国内蒙古乌兰察布人，在读硕士，从事中国语言文学研究。

2 眼泪的意象与悲剧的情感预兆

在文学作品中，眼泪往往是内在情感剧烈波动的外部标志，是悲剧氛围营造的关键意象。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共有六次哭泣的描写，每一次都精准地映射出其心理状态的变化与悲剧命运的推进。其中，最为淋漓尽致、也最具有总结性意义的，是全书临近结尾处他那次彻底的情感爆发。

余华以极其细腻且充满诗意的笔触描绘了这场哭泣：

“许三观开始哭了，他敞开胸口的衣服走过去，让风呼呼地吹在他的脸上，吹在他的胸口；让浑浊的眼泪涌出眼眶，沿着两侧的脸颊刷刷地流……泪水在他脸上织成了一张网。”^[2]这段描写极具画面感和冲击力。风与泪水的交织，既是生理上的反应，更是心理上郁结情感的宣泄。眼泪“织成了一张网”，形象地暗示了他已被一生的苦难与悲伤所笼罩、缠绕，无法挣脱。

这场哭泣的深层动因，远非一次简单的“猪血”言论侮辱。其根源在于，许三观突然意识到他赖以生存、支撑家庭数十年的最后资本——他身体里的鲜血，在现代的血库系统面前，已然失去了“价值”。血头沈先生对他说：“你的血没人要了，只有油漆匠会要你的血……”^[2]这句话宣判了他身体功能的终结，也彻底否定了他通过“卖血”这一行为来确证自身存在价值、履行家庭责任的人生方式。因此，他不仅是为衰老而哭，更是为人生意义的瞬间虚无化而哭。他的眼泪，是对其整个“卖血人生”的悲悼，也是对未来可能再度降临的家庭苦难而自身已无能为力的巨大恐惧。这最后一次哭泣，成为了其悲剧命运的终极预兆和情感上的完成式，强烈地引发了读者的怜悯与恐惧，达到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悲剧的“卡塔西斯”（净化）效果。

3 不可抗拒的命运与身体的苦难

许三观的命运充满了历史的必然性与个人无法抗拒的压迫感。他从父辈那里继承的不仅是农民的血液，更是一种依赖于“身体资本”的生存逻辑。他的四叔告诉他：“在这地方没有卖过血的男人都娶不到女人……”^[2]这句话宛如一个命运的咒语，开启了他卖血的一生。尽管他后来成为了城市工人，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与土地的直接依附，但却未能摆脱“身体”作为最终交换物的宿命。

他的十一次卖血，次次都与家庭的存续和中国当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紧密相连：第一次为娶亲，第二次为赔付一乐打伤人的医药费，第四次在“大跃进”后的灾荒年中为了让家人吃上一碗面，后续几次为招待儿子下乡的队长、为给儿子们改善生活，直至最后连续几次几乎丢掉了性命，只为筹钱救治患上肝炎的一乐。自然灾害、政治运动（文革）、社会变迁（上山下乡）这些宏大的历史叙事，并非作为背景板存在，而是化作具体而微的生存压力，精准地压在许三观及其家庭的脊梁上，最终通过“卖血”这一极端行为得以显现。

于是，他的身体成为了苦难的直接载体和最终的承受者。卖血前要大量喝水“稀释血液”，卖血后要“吃一盘炒猪肝，喝二两黄酒”以补充体力，这套程式化的流程，本身就是对身体规律的反叛与戕害。而文中反复强调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在许三观这里呈现出一种残酷的反讽：他正是在不断地透支这本“本钱”来维持“革命”（即生活）的继续。这种以自我消耗来对抗外部压力的方式，深刻地揭示了小人物在强大历史命运面前的无力感与悲剧性。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卖血成为许三观应对苦难的唯一方式，这本身就说明了苦难的深重和人物选择余地的匮乏。”^[3]他的伟大，恰恰在于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韧性，在于用最卑微的方式，展现最不屈的生命力，正如海明威笔下那句名言：“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4]许三观的身体可以被消耗、被损害，但他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与爱，从未被苦难真正击垮。

4 “卖血”行为的现实隐喻与仪式化解构

在小说中，“卖血”远远超出了一次次简单的经济行为，它逐渐演变为一种具有多重隐喻意义的仪式，最终又在现实面前被彻底解构。

首先，卖血是一种“生存的仪式”。它拥有一套固定且庄严的流程：喝水、卖血、吃炒猪肝、喝黄酒。这套流程为许三观提供了一种应对苦难的心理缓冲和行为模式，每一次成功卖血，都意味着一次危机的暂时解除，一次家庭秩序的短暂恢复。炒猪肝和黄酒成为这次仪式成功的“圣餐”，象征着对自我牺牲的补偿和奖励。

其次，它成为一种“价值的确认”。通过卖血，许三观确证了自己养家糊口的能力，实现了其作为丈夫和父亲的人生价值。血液成为他连接家庭与社会的纽带，是他体现爱与责任的最直接、最悲壮的方式。

然而，这种赖以生存的仪式，其基础是脆弱且荒诞的。它建立在身体健康的可持续性之上，而这一点最终被现实无情地否定。当年老的他再次走向医院时，新时代的血头拒绝了他的血。这不仅是生理上的拒绝，更是对他整个生存方式和生活意义的否定。他赖以安身立命的仪式瞬间失效，其精神世界也随之崩塌。“他想着四十年来，今天是第一次，他的血第一次卖不出去了。以后家里再遇上灾祸怎么办？”^[2]他的恐慌，源于仪式失效后的巨大迷茫和安全感缺失。

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作者并未让悲剧在此戛然而止。结尾处，许玉兰带着崩溃的许三观再次去饭店吃炒猪肝。这一次，吃炒猪肝的前提——“卖血”已经不存在了。这个行为因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它从一种“卖血后”的补偿性仪式，转变为一次纯粹出于关爱的家庭慰藉。许玉兰的理解和儿女们的生活无忧，最终填补了许三观内心的空虚。作者以温馨的笔调描写了这一场景：“许三观笑着吃起来……他说：‘我这辈子就是今天吃得最好。’”^[2]这最后一次吃炒猪肝，完成了一次对“卖血”仪式的温情解构。它象征着许三观终

于从“卖血”这一沉重的生存枷锁中解脱出来，回归到了最本真的家庭日常与情感联系之中。苦难依然存在，但应对苦难的方式已然改变，人物最终与自我、与家庭达成了和解。

5 圆形人物性格中的美丑对照与悲剧深度

许三观作为一个极其成功的“圆形人物”，其性格中的复杂性极大地增强了小说的悲剧深度。余华并未将他塑造成为一个完美无瑕的苦难圣徒，而是真实地刻画了他作为一个小市民的自私、狭隘、甚至卑琐的一面，这与他在大节上的善良、坚韧和忘我牺牲形成了鲜明的“美丑对照”。

他因得知许玉兰婚前与何小勇的私情而耿耿于怀，并以此为由在婚姻中实行“不平等”待遇，甚至出于报复心理，与同事林芬芳发生了关系。在得知一乐非自己亲生后，他在情感上难以接受，在自然灾害那年生日，他带亲儿子二乐、三乐去吃面，却唯独不让一乐去吃，展现出其人性中基于血缘的自私和冷酷。

然而，正是这些“丑”的存在，才使得他后来的“美”更加真实动人，其悲剧性也更加深刻。他的人性转变和升华过程，构成了悲剧力量的重要来源。他对一乐的态度，从排斥、不接受到最终舍命相救，这条情感线尤为动人。当他背着患病的一乐去医院，一路上一次次卖血，几乎送掉性命时，父爱超越了狭隘的血缘观念，展现出动人心魄的人性光辉。同样，在文革期间，当许玉兰被批斗、剃了“阴阳头”站在街上遭人唾弃时，是许三观坚持给她送饭，并在饭底下偷偷藏了她爱吃的红烧肉。他用自己的“丑”来教育孩子们理解母亲的“错”：“你们是不是都在心里恨她？……我告诉你们，你们妈妈当年是为了你们好……”^[2]这一刻，他的宽容、体贴和担当，使得他的人格达到了一个平凡人的崇高境界。

这种美丑交织、不断发展的人物性格，使得许三观的形象无比真实和丰满。读者既会因他的某些行为而心生鄙夷，更会为他最终的牺牲和坚守而感动涕零。这种复杂的审美体验，正是源于雨果所倡导的“美丑对照”原则：“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5]余华通过许三观这一形象深刻地表明，真正的英雄主义和人性的光辉，正是在这种与自身弱点和外部苦难的不断搏斗中得以彰显的。他的悲剧，也因此不再是单薄的受苦受难，而是一个有缺陷的普通人，在生活的磨砺中不断挣扎、选择、并最终展现出人性尊严的复

杂过程。

6 结语

《许三观卖血记》通过许三观十一次卖血的人生轨迹，构筑了一部深沉而独特的平民悲剧。余华将宏大的历史叙事消解于个体的日常苦难之中，通过“卖血”这一核心意象，深刻揭示了普通民众在特定历史时期赖以生存的悲壮方式及其背后的生命哲学。

这部小说的悲剧意蕴是多层次的：它体现为眼泪中所预兆的情感崩溃与意义虚无，体现为个体在不可抗拒的命运面前依靠透支身体进行抗争的无奈与坚韧，体现为“卖血”从生存仪式到最终被解构的荒诞与升华，更体现为人物自身美丑对照的性格中所迸发出的人性深度与光辉。许三观不是一个传统的悲剧英雄，但他以最卑微的方式，践行了最崇高的责任。他的故事表明，悲剧并非英雄的专利，它更普遍地存在于无数平凡个体无声的挣扎与坚守之中。

最终，余华让许三观在与家庭和自我的和解中找到了归宿，这并非对苦难的妥协，而是以一种东方式的智慧，展现了生命在经历巨大磨难后回归平静的坚韧力量。正如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所论述的：“悲剧在描绘人的渺小无力的同时，却表现人的伟大和崇高。”^[6]《许三观卖血记》正是如此，它让我们在直面苦难的残酷与荒诞之后，依然能被生命的韧性和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所深深鼓舞。它不仅仅是一部个人的苦难史，更是一部浓缩的民族记忆，以其深刻的真理和壮丽的诗情，确立了其在中国当代文学悲剧书写中的独特价值与不朽地位。

参考文献

- [1] 王达敏. 余华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2] 余华. 许三观卖血记[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 [3] 初春雨. 论《许三观卖血记》的悲剧特征[J]. 文学教育(上), 2020(11): 20-21.
- [4] 海明威. 老人与海[M]. 吴劳,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 [5] 雨果. 《克伦威尔》序言/柳鸣九, 译. // 雨果论文学.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 [6] 朱光潜. 悲剧心理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 [7] 郭志勇. 余华小说《许三观卖血记》的小人物形象分析[J]. 中国民族博览, 2021(18): 189-191.
- [8] 赵宇倩, 刘丽莉. 论《许三观卖血记》的悲剧美学意蕴[J]. 文学教育(上), 2020(01): 19-21.